

清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之七月桐荫乞巧》 故宫博物院藏



“争将世上无期别，换得年年一度来”。转眼，又到七夕。

七夕，是一个“关注度”很高的节日。

它历史悠久，上古时期就有此节俗。

它内涵丰富，这一天是玉帝七女儿的生日，故称“七姐诞”；七姐心灵手巧，善于织布，又名织女，是民间女子崇拜的对象，所以这一天也是女儿节、乞巧节，“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”；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斗巧活动，“穿针乞巧”“对月穿针”“喜蛛应巧”“投针验巧”……乞巧之际，还有“吃巧食”习俗，备下多样“巧果”，使欢乐加倍。

古代还有无数痴女子，在这个“银烛秋光冷画屏”的夜晚，仰望天河，诉说内心的情思。

把七夕“送上热门”的，当然是因为爱情。被浩瀚银河隔开的牛郎织女，一年中仅这一天才能在鹊桥相聚。这一幕，令凡间的人们感慨万千。所谓“银河虽阔终有渡”，前路艰辛，但总有一道光等在那里，让人相信，付出是值得的，爱情是美好的。

1 七夕诗词《鹊桥仙》为巅峰之作

正因爱情美好，所以，牛郎织女为爱奔赴的传说早已有之。

牛郎织女，首先是星星的名字。

按“五星二十八宿”体系，“牛宿”位于银河东岸，由六颗星组成，像两个倒置的三角形，构图形似牛角和牛足，故称“牵牛”；“织女”三星位于“牛宿”之北，形似三角，其中最亮的“织女一星”又被直接称为“织女星”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云：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睆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那个时候，爱情故事还没开始，但男女主角的名字已经起好。

到了汉代，星星转化成了人。《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》写道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……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显然，故事也已经成型。

三国的曹丕则更进一步，他写《燕歌行》为这对苦命鸳鸯鸣不平：“牵牛织女遥相望，尔独何辜限河梁？”

大唐是诗的国度，此时，吟咏七夕的诗歌就层出不穷了，

人文精神也在诗中体现得越发鲜明。

杜牧《秋夕》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道尽一位孤单宫女的哀怨，不仅画面感强，且极为动人，诗评家评论道：“凡离合悲欢之迹，不着毫端，而闺人心事，尽在举头坐看之中。”

李商隐《七夕》：“鸾扇斜分凤幄开，星桥横过鹊飞回。争将世上无期别，换得年年一度来。”由牛郎织女鹊桥会，联想到自己爱妻早亡，从而渴望能与亡妻一年一会。全诗想象丰富，感情至深。

被公认为七夕“同题作文”第一名的，是北宋秦观的《鹊桥仙》：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借离合悲欢的神话故事，讴歌了真挚细腻、坚贞纯洁的美好爱情。清代许宝善《自怡轩词选》评价：“七夕词以此为最，以其本色耳。”

七夕节·勾沉

七夕专属的 诗情画意

2 张萱《汉宫祈巧图》宁波人著录

文字终究抽象，千百年来，人们还以图画的形式讴歌牛郎织女感天动地的爱情。

汉代，虽然纸张尚未普及，但不影响人们在石上作画。现藏河南南阳的一件汉画像石上，出现了牛宿、女宿的拟人形象，是牛郎织女传说演变的实物依据。

四川郫县出土的一件汉代石棺棺盖上，画着《龙虎牛郎织女图》，牛郎织女的形象栩栩如生。

唐代人物画大家张萱，画过一幅《汉宫祈巧图》，绢本立轴，“长四尺七寸，阔三尺二寸”，描绘的是七夕夜汉宫之中，31名嫔妃宫娥乞巧祈福的场景，唐代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记载了此画，可惜今已不存。不过，清代翰林院学士、余姚匡堰（今属慈溪）人高士奇见过此画，并著录在其《江村销夏录》中。他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张萱真迹流传者绝少，此图乃其尤最者。”图中“朱栏碧瓦曲折工丽，极尽六宫之胜，几筵盘盂，种种臻妙”，又绘“宫嫔三十一人，晚妆妍靓，端庄丰厚各具意态……非神手不辨也”。高士奇还自撰长诗一首，盛赞此画。

五代时期，有一件佚名画家的《乞巧图》（一说为北宋摹本），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2023年，其出版打样稿曾在“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”中展出。绢本设色，取全景俯瞰角度，庭院重重、楼阁叠起，仕女们

在拼连的方桌上备置碗碟、茶酒果品，乞巧之水碗陈于黑漆案上，唐风遗韵尽在卷中。

南宋的赵伯驹、李嵩等人，也画过汉宫乞巧题材的作品。

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明人仿仇英《汉宫乞巧图》长卷，绢本设色，描绘了节日中的76位宫中女子。她们三五成群，或坐或立，仪态端庄，举止娴淑。全卷用笔严谨细腻，赋色清雅妍丽，树木、花草、建筑错落其中，组合成一片阆苑仙境般的胜景。

至清代，画七夕的作品更多，丁观鹏、袁耀、唐培华等，都有佳作传世。



五代 佚名《乞巧图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

3 这幅《桐荫乞巧》中西画法结合

雍正、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陈枚，画过《月曼清游图》册页，共12开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该册以清宮嫔妃12个月活动为题材，展现宫廷生活与民间习俗的关联，兼具富贵气象与典制特色。其中《桐荫乞巧》，画的是七夕之夜，仕女以碗装水置于庭院，围着碗屏息凝神，将绣花针轻轻投入水中，争看水中呈现的针影图案，这便是当时流行的“投针验巧”比赛。

陈枚融合中西技法，仕女形象取法“明四家”中唐寅、仇英的风格，体态轻盈修长，接近今天女性的审美；建筑则采用西洋焦点透视法，以增强立体感，人物之间，也有明显的纵深感，这是受了已在清廷“打工”多年的意大利人郎世宁画法的影响。

梧桐，寓意高洁、正直，《庄

子》云“凤凰非梧桐不栖”，也象征爱情。此图中的仕女立于桐荫之下，寄托了画家对美好、祥瑞的隐喻。

晚清时期，有“浙东杜甫”之称的宁波诗人、画家姚燮，作过一幅《梧荫秋思图》，画的是一个坐在梧桐树下的清秀女子，双手抱膝、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此画被收录在石人和、毛伟乐、何业琦主编的《宁波历代书画集》中，去年年底曾在北仑举行的“疏影暗香——中国画家画梅邀请展”上展出。但因这件作品是姚燮赠送友人的应酬之作，没有他人题跋、观款，且目前藏于私人手中，未见著录，故姚燮的“梧荫秋思”是否和陈枚的“桐荫乞巧”一样画的是七夕，无从知晓，只能留待方家考证。

记者 楼世宇